

于右老晚年的故事

于衡

莽蒼大野險如斯，持斧牛兒救我時。
七十餘年萬里外，破窯夢寐一題詩。
我與田農記不真，荒墳泥險事猶新。
今生報德知何日，但願蒼蒼佑善人。

上面這首詩是民國五十三年五月一日右老過八十六歲生日時所作。那年十一月十日，他

病逝於榮民醫院。

一片白荻、半山紅葉

每年當秋風起時，在右老的墓園前，看「一片白荻」和「半山紅葉」，還有七星山下的雲海，真是「天蒼蒼、野茫茫。」就彷彿老人仍活在這個世界上。他那白襪、布鞋、長衫、手杖，以及嘴角上的笑容和隨風飄飄的長鬚。一切都彷彿他在眼前一樣。

右老的一生，和中華民國歷史的脈搏，有着關聯。但他過的苦日子却比快樂的日子為多。人苦。特別是他生命史上的最後兩年，他痛苦的日

子比快樂的日子為多。在風雨的黃昏，我常常看到他獨自一個人坐在書房中打盹。一本線裝書，滑落在地上。那是象徵一個老人的寂寥。在他逝世的一年以前，他已經不想吸煙，那時到青田街寓所來聊天的人，似乎也愈來愈少，每年除了過生日那天，熱鬧一陣子，平常已經是「門前冷落車馬稀了！」不過他每天仍照常到監察院辦公，並替人寫字，據他自己說：他為人寫字是還人「字債」。

冰箱的故事

五十三年春天，他似乎有一個預感，因此他在生日詩中寫了當年他做牧羊兒時，被狼所追，為一持斧牧牛童子所救，但不知道救他的人的姓名，後來也沒有報答的機會，因此最後兩句才寫出「今生報德知何日，但願蒼天佑善人。」那是他的未了的心事之一。

右老臨進醫院的前幾個月，由於身體機能的衰退，偶而在睡夢中會把尿撒在牀上，溼了褲子，皮膚壞了！

在他八十六歲那一年，在監察院有兩件

事，使他十分難過，第一件事是監察院內，常有外賓到訪，于右老喜歡買點水果招待客人，於是有人建議，買一個小冰箱用以儲藏水果，冰箱買來後，被某監察委員知道了，到辦公室來質問，右老氣得渾身發抖，當天他就把那個冰箱送到服務室去，不再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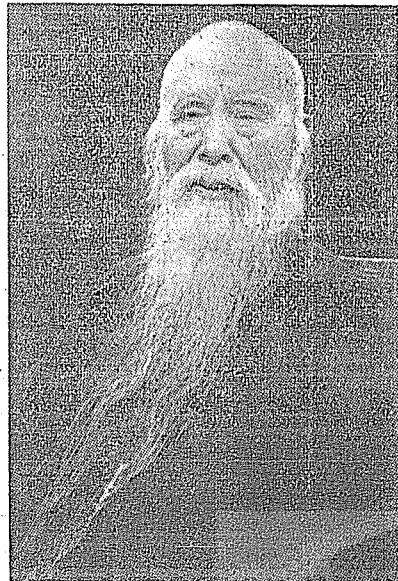
兩萬元的風波

第二件事是在右老逝世的前三年，他的老友同盟會會員邱千寄病逝，右老寫信給總統撥了一筆郵金，辦完喪事後，還剩了兩萬元，於是右老托人放些利息，當時每月可得息金五百元，用以做邱千寄外孫女高鑑芝的生活費，但後來這筆錢倒賬了，經手人林某僅賠出五千元，所差的一萬五千圓由右老贖出，那是當他入醫院的前一天，把高鑑芝找到監察院，兩人共進午餐後，當面把一萬五千元交給高鑑芝。這件事被另一委員知道，曾到醫院去質問于右老從那裏來的這筆錢，後經說明是五十二年中央貸給所有中央民意代表的一筆錢。

右老生前，人們祇看見他生活完好的一面，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痛苦。甚至在他病中，還有

一個監察委員半強迫式的向他求字。

于右老年的照片



于右老晚年的照片

于右老出身農村，喜愛田園生活，每年他過生日的前幾天，都驅車到鄉間去繞一個彎子，他特別喜歡李彌將軍住在新店大坪林的家，因為李

家的庭園大，有水池也有垂柳。他也喜愛螢橋下邊的蒙古烤肉，在他逝世的前一年多天還在河邊吃烤肉喝高粱酒，然後坐在椅子上，眺望河中的老木船。

張大千的接濟

更有一件事，是外間很少有人知道的，那是他的老友張大千，有一年回國時，知道他生活艱

苦，接濟他一點錢，他最初拒絕接受，後來張大千告訴他，賣畫的收入不錯，他才把錢收了下來。那筆錢據說是還了平日欠副官宋才買菜時所墊的錢。

右老逝世以後，留給他兒子的僅是幾千冊書

和他的日記，另外則是保險箱內存放着欠別人錢的賬單。

前爲他自己所作的一首歌：

葬我於高山之上兮，

望我大陸。

大陸不可見兮，

只有痛哭。

葬我於高山之上兮，

望我故鄉。

故鄉不可見兮，

只有痛哭。

永不能忘。

天蒼蒼，

野茫茫，

山之上，

有國殤。

(民國五十八年秋在木柵)

他一生對新聞界人士極好，但到晚年，有一件事，使他對新聞界極不諒解，那是他的朋友吳季玉在臺北被人殺害，新聞記者對吳的私生活頗多渲染，有一次右老憤憤的說，大家僅指責吳季玉的打牌，却不知吳季玉在香港可以把草土釗在吸鴉片燈旁罵毛匪澤東的錄音帶，携來臺北。對國家有多大貢獻。

多難興邦

約旦國王胡笙自傳

劉方矩譯

定價新臺幣三十四元 八折優待中外讀者

本書是一部研究中國問題的權威性史料，更是一部胡笙國王描述自己日理萬機政治生活和宮庭私人的作品，是傳記，又是趣味雋永的寫實小說。每冊定價新臺幣叁拾肆元，優待本刊讀者每冊八折實售貳拾柒元，本社代售存書無多，購者從速！

優待中外雜誌讀者請剪此券並附郵票拾圓寫明收書人姓名地址，本社按址立即寄上于右任先生詩文選集一冊，每位讀友限購壹冊。（定價每冊貳拾圓）不剪此券祇寫姓名地址亦可。